

壮美玉树

□张华北

晨曦里的东山蒙上了一层乌黛,天宇的云团如密集行驶的船队。渐渐,云的边沿抹上了明亮,上部的云团由乌变白缓缓升起。天幕也由灰暗转作浅蓝,山峦换作了清晰的绿。焕然间,街道明亮,楼宇明亮起来。云如牦牛队、羊群在拥动,阳光由牛羊群间透出,也展开无比蔚蓝的底色。高原是多么幸运,那一座座突起的高峰用柔和凝结的绿与蓝天对应。万年来,高原的雄浑,青山的伟壮,在玉树延绵成最美的世界。

当你沐浴在晨光里,站立在结古寺的山峰俯瞰,南北两侧山峦起伏,群山环抱中的玉树城尽收眼底。城区由东向西延展至青山的拐弯处,巴塘河水被楼房遮遮挡挡,蜿蜒着穿城而过。万千楼房以圣洁的白色为主调,更有深棕、红棕、深灰、浅灰、棕黄、明黄斑斓楼宇,展开错落的平顶、隆脊的金顶、棕黄、淡绿的玻窗。街道上,红色、银色、乳白、亮黑的车辆交织出城市的灵动。壮观的结古寺僧屋依山而上,层层叠叠十余层,连接起山顶彩带飘动的经幡。你能分辨出那棕红圆顶的博物馆、高耸的格萨尔王府宾馆、金字塔形银亮的游客中心。

夜雨后的广场洁净、阔大,青石片镶嵌出凝重的色调,萨格尔王英武的塑像挺立在广场上,他右手扬马鞭、左臂揽战旗,一身铁甲、一弯弓弩,披风扬起,战马左腿前伸右腿蜷起,似将驰骋。河边两尊乌黑塑像,康巴汉子迎风后望,儿子俯身喊声喝喝,他们身下的牦牛长毛飞动、奔蹄疾疾。行人缓缓,绿树掩映。巍峨的群山静观着山间的一切,一座灾后重生的城市是那么生动,绽放着生命的奇彩。

凝结了最纯净冰雪的峰峦挺立在苍穹下,雪水融融,柔草青青,铺开了三江源辽阔的原野。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在这片土地上缓缓起步,又不可遏止奔腾而下,如血脉滋养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。三江源纪念碑挺立在通天河畔,一双巨



大的手向上捧起,流水由手心中源源流下,浸润绿草茵茵的土地。通天河,河床时宽时窄,河水有些浑黄,时在陡峭的山岩下如无羁烈马奔腾,时在平滩上悠然地弯转。河岸一侧,褪黄的油菜连织成毡,把山脚镶出一道奢侈的金边。人工林遮蔽了空旷的平岸,小村的房屋也就隐在宁静的绿色里。

千年前的风霜里,唐蕃古道被通天河这道奔泄的水阻隔,河中的沙洲如一弯栗黑的月牙。文成公主撩起裙裾,坐上牛皮筏子,壮硕的康巴汉子撑起了长竿,筏子缓缓漂移到对岸。宫女们搀扶着,公主一脚踏上对岸的土地,由此踏上漫长的远行拉萨的山路。如今,河流上三座生命的大桥连接起两岸大山,公路蜿蜒直向阳光之城。玉树,壮阔的高原上,那巍巍昆仑、峨峨唐古拉山、莽莽巴颜喀拉山与28座环绕的神山山脉,凸显“万山之宗”的峻伟。涓涓流泉汇集,在山间如翠珠散落出星宿海、扎陵湖、念经湖、卓乃湖诸多湖泊,犹有一只神奇的手指在山

间划出一条条欢腾的溪水、一道道雄浑的长河。

乘车翻越大山,感觉与蓝天越来越近,伸手似可摘得一朵白云。下山时,一阵雨在阳光斜照下潇洒地倾情而至,山坳处,突显两道彩虹,低处的鲜艳,高处的略淡。雨渐渐稀疏,那虹也转瞬间不知隐去何处。如果把大山比作魁伟的父亲,那河湖则是慈爱的母亲。绿色是大山苍翠的肌肤,大自然用最美的肤色拥起大山结实的脊背,铺展圆润细腻的胸腹。山峰每一处高峻处缓伸处如明驼、如骏马,如大鹏、如长弓。大山面的纵裂,更如巨虎、伟熊怒吼声里留下的抓痕。

走进山峦间的直本仓、拉达仓、巴才仁仓,你会为阳光下一座座顽强屹立古村落而赞叹。你抚摸着一片片坚硬的小石块垒砌的墙壁,你的手与数百年前康巴汉子的手印相合,那悠远的呼吸声扑面而来。巴塘河水在鲜花盛开的草原婉转流淌,一座座牦牛毛编织的帐篷里,绷紧的黑牦牛线织机、乌黑的帐篷火炉、结

实的牛皮箱包、扭结的牛毛挽具,还有木桶、铜壶……,浓缩出昔日魁梧康巴汉子、俊美康巴女子劳动、生活的场景。牦牛的坚韧、力量、善良、耐劳融进了康巴人的血脉,它用血肉和乳汁养育了高原的子民们。

铜香炉燃起了柏枝,馨香萦绕在巴塘河畔。盛装的新郎新娘在亲友的簇拥下款款绕行。一辆崭新白色的越野车充当了圣洁的婚车,一块精美的盖布上饰云图、鲜花,布边由红黄蓝绿白小旗连缀,下垂流苏。车上气球飘动、哈达金黄、玫瑰花香。新郎高壮,新娘俊秀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亮彩。车上高挑英俊的江雅曲扎,从小就在牦牛群里跑着长大,家中养有100多头牦牛,可是家里的财富、宝贝。河边走着六七头小黄牛,棕色、白色、白花,耳朵上穿有红布条。刚满23岁的他谈到理想,“我在读国际经济与贸易,我会走出家门的。”眼睛里闪过自信的目光。湿地公园被池塘、水榭、木桥和树木鲜花装扮得温馨,树林里、花丛中传来跳舞的音乐,花花绿绿着装的人群炫舞正酣。夜色悄然,蓝空,白云静静闪开一片天际,露一尊新月悬挂,我身旁粉红、乳白的格桑花在微风中起舞。河水如银脂涌动而来,冲刷着山廓和树木的倒影。楼宇檐下、顶上、灯柱的五彩灯影在水中闪烁沉浮。山顶云霞已变作乌蒙的霞带,天穹已由浅蓝变作深蓝。

张华北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有散文集《大洼如歌》《大洼行吟》《丹顶鹤的那些事儿》《九秋》等10余部。散文作品300多万字。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、河北第12届文艺振兴奖等。“大洼文学”代表作家之一。

其甘如荠

□许永强

《诗经·谷风》是一首弃妇诗,诗中提到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意思是谁说菜味苦,在我看来甜如荠菜。成语甘心如荠便出自此处,比喻人只要心安理得,即使承受再大的痛苦也觉得很甜美。

“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。”在我国,荠菜自古即为有名的野菜,在民间历来备受推崇。《尔雅翼》言:“荠之为菜最甘,故称其甘如荠。”

荠菜性喜温和,只要有足够的阳光,土壤不太干燥,都可以生长。每年的早春时节,田埂地头、溪边河畔便可见一团团、一簇簇,绿茵茵,嫩生生的荠菜。荠菜根叶丛生呈莲座状,叶片羽状分裂,裂片狭长,叶面有一层细细的茸毛,匍匐在地面上,锯齿状的叶片泛着浅绿色光,低调而繁盛,柔弱却顽强。

荠菜的叫法也多样,贵州人因荠菜叶像鸡爪叫“鸡足菜”;湖北人因荠菜花小且白如米粒,唤其“地米菜”;广州人说它的果实似菱角,称之为“菱角菜”。荠菜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“牧人的钱包”,是因荠菜像小盒子一样的果实形状而得名。“三月三,荠菜赛灵丹。”荠菜也被古人誉为“灵丹草”,《本草纲目》称之为“护生草”,有明目益胃的特殊营养,是野菜中的珍品。苏东坡就曾推荐荠菜,他在给好友徐十二的信中说:“今日食荠极美。念君卧病,面、醋、酒皆不可近,惟有天然之珍,虽不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……君今患疮,故宜食荠。”

先秦时期的人们常采集荠菜的嫩株食用,并有大面积的栽培。《楚辞·离骚》有“故荼荠不同亩兮”的记载。食用方法



也多种多样,可炖、可煮、可炒、可烹,还可做馅。肉吃多了,还可以吃荠菜清肠胃,故又有“净肠草”之称。清人薛宝辰所著《素食说略》说:“荠菜为野蕻上品,煮粥作齋,特为清永。以油炒之颇清腴,再加水煨尤佳。”

荠菜之所以美名扬,还得归功于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魏晋南北朝时的夏侯湛和卞伯玉就分别写有《荠赋》,描写了荠菜不畏寒冷、破凌而出、外表柔弱、品格坚毅的生动形象。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》,从侧面也印证了荠菜顽强的生命力。唐代诗人白居易有“荠花榆荚深村里,亦道春风为我来”的诗句;宋代诗人曹勋有“荠花浑似雪,蝴蝶梦中归”陈著有“穿花野荠虽

微草,也占年年一分春”之句……“时绕麦田求野荠,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据说苏轼曾用粳米、荠菜和萝卜做羹,不加任何佐料,只为食天然之鲜味。南宋词人辛弃疾对乡间荠菜甚是喜爱,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在词人眼中春日里桃李争艳的这些花一派愁苦,而长在田野溪边的荠菜花,迎着风雨绽放,展示顽强的生命。辛弃疾还写有“春人平原荠菜花,新耕雨后落群鸦”的诗句,描绘了一幅荠菜花开满田野、群鸦在新翻土地上觅食惬意的农村春日美景图。

春日破土而生的荠菜象征着生机与希望。元代诗人杨载看到积雪消融时长出来的荠菜,听到黄鹂的鸣叫,孤独

寂寞的郁闷之情一扫而空,“城雪初消荠菜生,角门深巷少人行。柳梢听得黄鹂语,此是春来第一声。”

南宋诗人陆游特别喜欢吃荠菜,在晚年写了很多有关荠菜的诗。“日日思归饱蕨薇,春来荠美忽忘归。”“手烹墙阴荠,美若乳下豚。”“食案何萧然,春荠花如雪”“荠花如雪满中庭,乍出芭蕉一寸青。”他像苏轼一样,将荠菜和稻米熬成羹,并夸赞“糝羹珍美胜羔豚”,味道比羊肉和猪肉还鲜美。明代戏曲家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里也记载了将荠菜切碎制成荠菜饼的吃法。安史之乱后,宦官高力士流放至黔中道,途经巫州时看到田间的荠菜十分繁盛,触景生情写下“两京作斤卖,五溪无人采”,感叹在长安、洛阳论斤卖的荠菜,在偏远农村却看不到人采摘。

如今,野菜早已走上人们的餐桌,吃野菜也成为时尚。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中这样描述自己吃荠菜:切碎,和同样切碎的香干儿、海米、姜末儿一起,加盐、糖、味精,几滴小磨香油拌匀,尝一尝,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。此时只有一个字:“鲜”。

许永强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散文集《永远的茅屋》、长篇小说《锋芒》、历史散文《诗蜀一入蜀诗人的心灵解码》等。